



上图：2017年7月，斯琴高娃、刘广宁、乔榛、赵静等艺术家朗读中外名作。

做第一次支架手术时情况很危险，刘老师曾一度住进ICU，并且医院还发了病危通知书。这是事后潘争跟我讲的。我们从下午3点半一直聊到6点半，临走时我特意请求和刘老师、郑阿姨拍张合影，预备发微信朋友圈，算是给关心刘老师的人报个平安。刘老师一向注重个人形象，我担心刘老师穿着病号服不愿拍照，没想到刘老师很高兴地答应了我的请求，并借来郑阿姨的梳子仔细梳理下头发，请医院的护士帮我们拍了张难得的合影。看到刘老师没有大恙，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了。随后受布洛奇卡读书会远方先生的邀请，刘老师参加了3月23日草婴书房的开幕式。那天刘老师特意向医院请了假，由远方先生

开车接到草婴书房。重新回到喜爱她的观众和朋友中来，刘老师露出了愉快的神情。在开幕式上她朗诵了由草婴先生翻译的托尔斯泰名著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的片断，优美的声音回荡在书房，再次激起人们热烈的掌声。

到了4月12日，刘老师发来微信：“我昨已出院回家。”这真是让人欣慰的好消息。闲不下来的刘老师仍然坚持参加力所能及的社会活动，包括接受凤凰卫视中文台《冷暖人生》栏目8月初从北京来上海的采访“黄金时代的配音演员”。克勒门文化沙龙每月举办的活动刘老师也是每场必到，人们总能看到刘老师衣着得体，优雅地坐在最前排。然而到了年底潘争通报妈妈

再次住院了。起初情况还很乐观，2020年新年的第一天，刘老师发来微信：“我已又请假参加过朗诵。”1月3日，刘老师发来“求助”微信，说是手机里的照片都弄没了，可否发些几处签售和克勒门活动的照片。我赶紧从电脑里调取出相关的照片发给刘老师。刘老师又问：“曾发您看《一夜肖邦》时和苏秀、曹雷、狄菲菲的合影还在吗？”呀，这我可不敢保证有。经过一番寻找，终于找到了，原来都保存在电脑里了。刘老师高兴地发微信：“乌拉，看来你们把好照片多已存入电脑而不在手机里了。”1月8日，刘老师再发微信：“出书时您电脑有我的很多备用照，有一张我（背影）抱着5个月的潘亮的黑白照，现在也